

郁达夫全集









郁达夫全集



第十卷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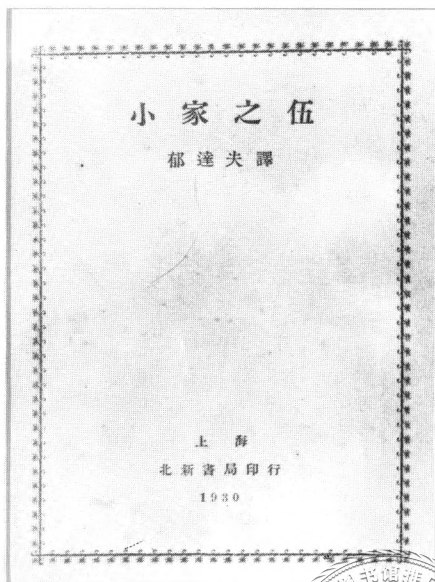
3 0150 3416 2

浙江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像（一九二六年）



- 郁达夫译《小家之伍》
初版书影



達夫所譯短篇集

郁達夫譯



- 《达夫所译短篇集》
初版书影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入目前已搜集到的郁达夫译作二十九篇，按内容分作诗、小说、文论和散文三辑。其中大部分按翻译年月排列（年月不明的则按译作发表的时间排列），仅将《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一篇提到性质相近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的后面以方便读者。

散见在译者的小说、日记、散文、文论等篇中的译诗译文等这里不再收入。此外，《生活与艺术》发表时译者说是“根据有岛武郎著的《生活与文学》的头上的几章……编译”的，但后来列为他编著的《文学概说》的第一章；《Mabie氏幽默论抄》是美国散文家 Hamilton Wright Mabie的 *A Word about Humor* 一文的“抽译剥制”，后收入《闲书》时也未当作译文。因此这两篇都未作为译文收入本卷。此外，郁达夫曾受林语堂之托于一九四一年着手翻译林氏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小说《瞬息京华》并在新加坡《华侨周报》上发表过若干段。但那份刊物海内外至今未能找见，这部分译文只能付诸阙如。

这次编校过程中将排在译文中的译者注释抽到页末作译者注处理。至于译文中未能按原文点开的人名地名等和大量

2 译 文

目前已不通行的当时的译名则维持原貌。在注文中作者保留的外文，由编者译出，加方括号置于原文之后，以利读者理解。



目 录

· 诗 ·

春天的离别（婆塞）	1
我俩的黄昏时候（李泻特·代迈儿）	3
祈祷（法而该）	6

· 小 说 ·

马尔戴和她的钟（T·史笃姆）	8
一女侍（G·摩尔）	16
春天的播种（L·奥弗拉赫德）	27
爱的开脱（Etiquette）（林房雄）	37
幸福的摆（R·林道）	43
废墟的一夜（F·盖斯戴客）	85
浮浪者（L·奥弗拉赫德）	127
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M·衣·味儿根斯）	145
一个败残的废人（约翰尼·阿河）	167
理发匠（马克·士苑）	187

· 文论 · 散文 ·

《杜莲格来》的序文（淮尔特）	194
小说的技巧问题（托玛斯·乌兹）	197
哈提的意见三条（哈提）	202
拜金艺术（辛克来）	206
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I·Turgenjew）	314
易卜生论（哈孚洛克·蔼理斯）	344
托尔斯泰回忆杂记（高尔基）	380
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戈理基）	421
阿河的艺术（菲力克斯·璞本白耳格）	461
超人的一面（尼采）	474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卢骚）	483
两位日本作家的感想（细田源吉 叶山嘉树）	528
《徒然草》选译（兼好法师）	534
中国的出海新路（修拉·堪曼）	540
温斯敦·邱吉尔（恩斯脱·詹姆斯）	548
马尔泰岛（李良·克来格）	551

春天的离别

婆 塞^①

Abschied im Frühling

Carl Busse

她站在门口，屋外的光儿太猛，眼上遮着了双手。
她只喃喃说着——我不信，我今儿要走，
她只喃喃说着——我不信，此后就没有再见的时
候，
说完了她更无别语。从屋角的窗儿后，
却射进了阳光满屋，照耀白昼。

她的手套，掉往地上，我们俩，一块儿弓身下向，
我只听见，她的裙袖衣声响。
她的眼儿酸热，变了模样，
我马上将她抱住，紧抱在怀中凝望。
我们俩，忽听见母亲，在屋外的门前讲，
她又讲了一次，祝我们俩，各自前途无恙……，
“你可别忘了我！”——匆匆说后，你就和我分散。

^① 婆塞 (Carl Busse)，德国诗人。——编者注

她终于去了，只有阳光依旧，在空中荡漾。
我还想叫伊，又只好闷声不语。
我只见她，走进车中去。
行李箱笼，推入车深处。
朝母亲打了个招呼，双眼睛却在向上边犹豫，
这中间，马蹄得得的奔向前路——
只有春光，啊，可爱的春光，这些事只有你在旁目
睹。

（原载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洪水》半月刊第三卷
第二十八期，据《达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

我俩的黄昏时候

李泻特·代迈儿^①

天色沉沉晚了。来呀，还是回家去好。
来吧！你看栗树的浓阴笼罩，
树叶层层仿佛是伸向前来的爪。
此地太凄清，
对我俩似太荒凉多恼。

Es dunkelt schon. Komm, geh nach Haus.
Komm Das Kastanien-Blattgewühl
Streckt sich wie Krallen nach uns aus.
Es ist zu einsam hier, zu schwül
Für uns.

你想：你那纤手的轮形曲线
竟如何会和我的那么相像。
突然间我和你觉得是同族的亲人样，
似曾相识在从前；

^① 李泻特·代迈儿 (Richard Dehmel) 现通译理查·戴默尔，德国诗人。——编者注

或者是在前生欠下的相思账。

Denn sich; die Linien deiner Hand
Laufen den meinen viel zu gleich.
Du schienst mir plötzlich so verwandt,
So vorbekannt;
Vielleicht aus einem andern Reich.

虽然死了，我原有过个同胞的女弟。
唉，你为甚闷声不响，完全是聋哑般的神气！
晚云蒸郁，红透了
嫩叶的枝头树底，
云也多疑，似在威吓，威吓我同族相奸戏。

Ich hatt' eine Schwester, die ist tot.
Die Abendwolke dampft so rot
Sei nicht so stumm, als wärst du taub!
Die Abendwolke dampft so rot
Durchs junge Laub,
Als ob sie uns Blutschande droht

听哪！放逸奔腾，全无拘挠，
绝似那树里的莺儿在放声狂叫，
你的心儿只在我的手中震跳。
脉脉此时情，两人外更有谁知道，

对我俩，这也就够了，够了。

Horch! ja, so wild und unverwandt,
Wie jetzt die Nachtigall da schlug,
Zittert dein Herz in meine Hand.
Wir wissen es; das ist genug
für uns.

近来实在贫病得厉害，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无聊之极，却把平时爱读的几首小诗，勉强地翻出了。这一首是德国李泻特·代迈儿所作的抒情诗，也是最近翻出来的，因为自家不敢自信，所以将原诗附上，想请大家来赐以指教，有许多微妙的地方，明明知道非翻出来不可的，如 *So wild und unverwandt* 之中的 *unverwandt* 等，但无论如何总翻不好，像这些地方，尤其希望大家能赐以指点。

一九二八年十月

达夫译后志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大众文艺》月刊第二期）